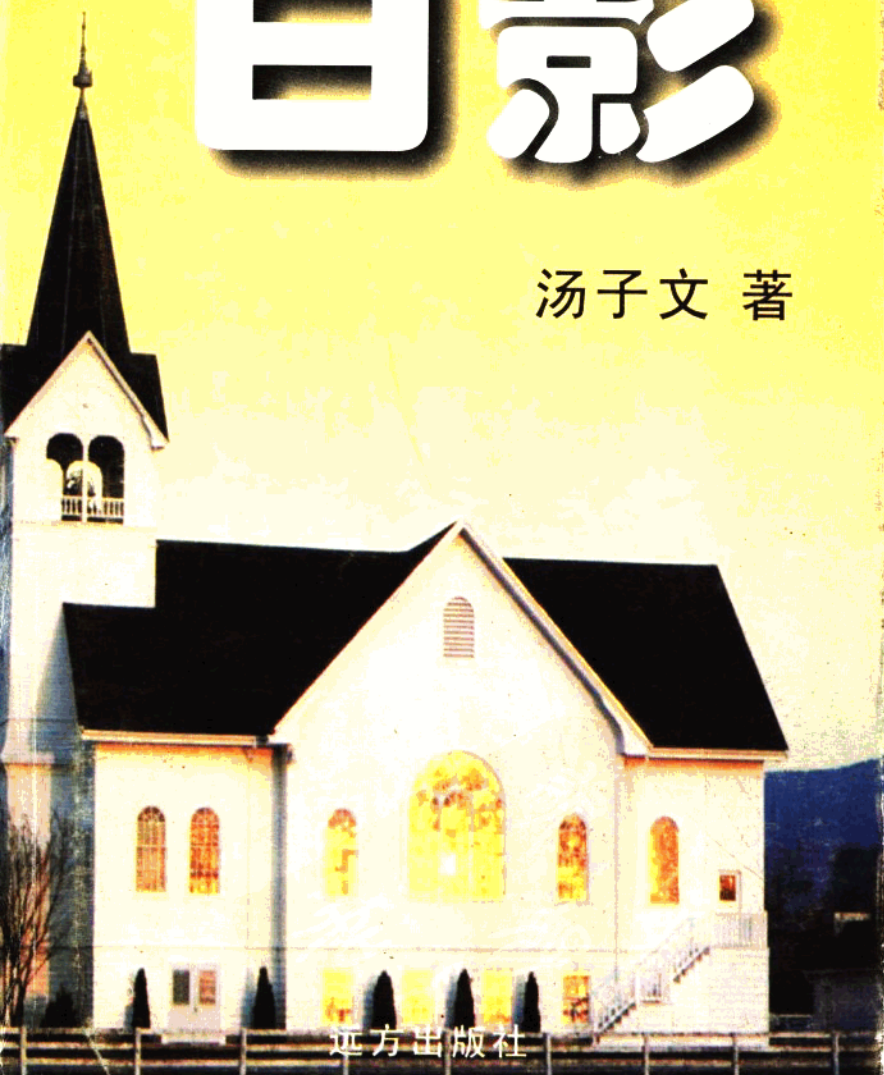


白影

汤子文 著



远方出版社

白 影

汤子文 著

远 方 出 版 社

白 影
汤子文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华宇商标彩印厂印刷

开本:1/32 印张:13 字数:327 千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595—139—X

I·57

定价:26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汤子文,1943年1月3日生于湖南醴陵茶山岭东岗村,早年从事教育、新闻和理论工作。“文革”浩劫后全心投入文学创作,1993年起定居长沙岳麓山当专业作家,至今已著有长篇小说《银河天使》《我佛慈悲》《夜猫》《红劫》《尘缘》《青鸟》《鬼域》,中短篇系列《铁皮城堡的童话》,长诗《天歌三部曲》等约500万字作品。《白影》是他的中短篇系列小说继《还珠湖之梦》《金三角密电》《复仇女人》《蚂蚁》《官圈》《私生女》《断肠人在天涯》之后的第八本选集。

(照片说明:作者在长沙“禅洞”书斋)



•青年时代剪影•

父亲的一封信

(代序)

按:这是我师范毕业时父亲写给我的一封信。我小时作文能有不错的开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严厉。但由于他过早离世,我正式从文后的作品严父未能看到。为此我长期深感遗憾。今天当我步入金秋的全面收获期,先后发表于全国各地报刊杂志上的几百万字作品被多家出版社结集出版,更是对老人家特别的怀念。本集以他的信作序,我认为是最合适不过的一种缅怀和纪念了!

吾儿:

信收到。知你在状元洲搞完十余天军训后,就会离校走上工作岗位,未满16岁就要独自挑着行李去到边远山区,我和你母亲都很担心。但分配了是不能改变的,你就好好的去吧。小鸟离巢独经风雨,困难一定是很多很多的,许多事你想都想不到。这对你是一种锻炼和考验,也是增长知识和本领的机会。历史上有成就的人,都是吃得苦中苦,不怕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不怕千难万险永志前行的人。你看唐僧取经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难。路是人走出来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我青年时代出身在

外十几年,苦是吃了不少,但因时局太乱,报国无门,只好归田,寄希望于你们。你们应该有志向,有造就。早些天你母亲替你算了一张八字……(删)你自小喜欢讲演,喜欢作文,但社会比学校要复杂得多,说话、做事一定要多加注意,特别要注意安全。当然,八字是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多加注意并不是谨小慎微,更不是无所作为。奋发向上追求真理始终应是年轻人最宝贵的优点。上个月碰到荣杞良老师,他仍对你赞不绝口,认为你会大有作为,希望你不要辜负他的期望。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要学会忍耐,要和当地人搞好关系,要关心和爱护你的学生,要敬老尊贤。更要加强自身的学习和修养,正如你信中说的,其实你现在还正是上学读书的年龄,参加工作实在太早。你就把社会当成学校吧,自学亦能使人成材。

要嘱咐的话实在太多,一时也不好从何说起。现在大跃进吃公共食堂,搞全民军事化,请假很难,我们不能送你。希望你到了后立即写信回来,以免我和你母亲挂念。你上次说要买双跑鞋买了没有?钱不够可到工业学校去找姐姐。

父嘱 1958年8月20日

目 录

代序

白影	(1)
噬金蛇	(37)
“谋杀”	(51)
谍界	(56)
红玛瑙佛珠	(95)
狼子	(122)
丈夫你好幽默	(159)
$x=0$	(171)
鬼面夫人	(193)
落叶归根时	(213)
经理夫人秘史	(228)
哑伴	(269)
情人山奇缘	(295)
金三角的幽灵	(329)
古楼疑影	(367)
评论:情感人生之悲喜剧	潘雁飞(403)
后记:打井,兼谈文学与寂寞	(408)

白 影

南方。

A省。B市。

宽阔的大街上车水马龙，行人如织。

六条街道汇集着的中心广场，此时像一个巨大的、缓缓转动的齿轮。车流人流顺着安有喷泉的圆形蓄水池依次分道而行，秩序井然。

忽然，蓄水池的大理石平台上出现一个卖杂耍的江湖艺人。此人五短三粗，肥头肥脑，大腹便便，颇似旧小说中写到的胡屠户。他脱掉那件密排布扣、脏巴巴的黑衬衫，露出毛茸茸的胸膛和有一只酒盏大肚脐的大肚皮，手掌往胸脯上一拍，叫一声“列位，请留步，看我表演一个小小绝招——公鸡下蛋！”

中国人历来好奇，平时连蚂蚁搬家都要围拢去看个够，此时有人演公鸡下蛋，岂有不看之理？

霎时，广场的“齿轮”倒转，井然的秩序乱了套，人们像潮水般涌向了这位来历不明的江湖艺人。他们倒要看看真正的公鸡下蛋怎么个下法，他手里并没有一只公鸡呀！

“公鸡就是我！”江湖艺人——我们权且称他魔术师吧——又一拍胸膛，吼道。

这更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怎么，他自己下蛋？

这怎么可能呢？

猜疑间，魔术师抖抖双手（拍拍翅膀）伸长脖子，作了一声长长的公鸡打鸣。像极了。

“他的蛋会从哪里出来？”

“嘴里。”

“不可能。”

“屁眼里。”

“不可能。”

人们窃窃私语，小声议论着。

“呵，原来……”

只见“胡屠户”像个气功师似的，两足分立，腿膝微弯，作骑马下蹲式，双手按着胀鼓鼓的、硕大的肚腹，缓慢地围着肚脐摩挲。

不用说，蛋，将从肚脐里“生”出来！

果然，摩挲数趟，肚脐渐渐儿增大了。伸长了，像一张小孩的嫩嘴。

“公鸡”正在运气，全神贯注地。

观众聚精会神，目不转睛，百分之百地进入了角色，似乎也在为他使劲儿，忘记了此时已是暮色苍茫，太阳已沉到了远山的背后，他们的亲人们正盼着他（她）回家呢！

“公鸡”渐渐发出了痛苦的呻吟。

肚脐在继续膨胀，并变成紫色。

突然，肚脐口上露出了一个白色小顶。

人们小声惊呼：“出来了！”

然而，小顶只露了一下，又缩了回去。

“公鸡”满头大汗，痛苦已极，好似疲惫不堪。

他哀怜地望着观众。

观众都为他捏着汗，使着劲，但又无能为力，爱莫能助。

女人们触景生情：我的天！

观众中，不知谁突然叫了一声“加油！”

“对，加油！加把劲！”

人们竟纷纷助战。

“公鸡”不负众望，果一使劲，霎时间，一个比鹅蛋还要大的鸡蛋蹦了出来，紧接着，又一个！

人群中爆发出热烈而由衷的喝采声。

魔术师顿时露出轻松而快乐的微笑，一手举着一个蛋，给前面的观众鉴赏。

“真的好蛋！”

“神呵，他真的能生蛋！”

“大开眼界！”

“啧啧！”

.....

见无人怀疑，魔术师退回到平台上，胜利地宣布道：“在这节目结束之际，请大家再看我把这蛋完整地吞下肚里去！”

又是一阵掌声。

这么大的蛋能吞下去，简直不可思议！

意外的事发生了：

正当他张开大口，要把蛋扔进去的时候，人群里突然响起一声“慢！”

人们看时，只见一个身材瘦长的白脸小生挤出人群，跨上平台，一扬手，那两个蛋就变戏法般到了他的手里。

他似笑非笑，面部表情难以捉摸地瞧了瞧那两个蛋，然后半对魔术师，半对观众，拉了拉礼帽，扶了扶墨镜说：“这么宝贵的蛋，吃了太可惜了吧，我是个爱鸟协会的会员，不如叫它孵成两只鸟飞上蓝天吧，去美化我们的生活！”

这又是奇闻。

人群中一阵骚动，议论纷纷。

白脸长子把两个蛋分别放进两个衣袖里，嘴里唧唧咕咕，大概是表示在“孵”吧。只唧咕了几声，他突然叫声“看！”

左手一扬，一只鸽子飞了出去；

右手一扬，一只鸽子飞了出去。

两只鸽子飞上天空，并列一起，像亲热的两姐妹，在广场上空转了一圈，然后展翅高翔，消失在广漠的蓝天里。

这下，人们可爆发了比“生蛋”还热烈的掌声和喝采声。

可就在这时，蛋的所有人魔术师却像发了疯似地，高举双手，朝着鸽子飞去的方向边跑边喊：“回来，我的蛋！我的蛋！”随后惨叫一声，倒毙在喷水女神塑像下的水池里。

人们大乱。

白脸长子忽然不见了……

二

刑侦员吴亮一米七八的身材，走路时腰有点哈，形似一只懒散觅食的白鹭。但他又有一双鹰的眼睛，眼光中透着冷峻，不难看出他的顽强性格。他的眉毛常常锁起，接合部一个上宽下窄的“川”字。在大学里，他被人称作“冷血动物”，姑娘们都不大想理睬他。可参加工作不到两年，他已侦破了好几宗大案。他办案喜欢单独作战，独来独往，轻易不与人联手。局长曾指责他为“私人侦探”，但又因他的办案能力视其为至宝。

夜很深了。

吴亮面前的烟灰缸已是一座小山。

摆在桌面上的案卷，材料是那么少。除了法医的验尸报告外，几乎没有任何线索。当时那么多的人围观，现在竟找不到一个能自始至终述说全部现场经过的目击者。发动各厂保卫科搜索到的

几名现场证人,都说是半路去的,而且是站在人堆外围,“没有看清楚”。

算了,线索总是会有的,案情一定会真相大白。何况,从零碎的现场情况和验尸报告中,就已抓住了许多蛛丝马迹。

验尸解剖证明,那个江湖魔术师的确切死因,既非因蛋变鸽,也非那白脸长子所杀,而是中毒而死。他的胃里有相当数量的毒液,只是这种毒液的成份比较少见,并且尚不能确定它的名称而已。

既是中毒而死,那就引出一连串的问题:

那魔术师是什么人?他为什么服毒?服毒后为什么公然到广场上那样的大庭广众中暴死?是故意死给别人看,还是另有原因?

他摆那么个魔术表演现场干什么?是卖艺吗?卖艺为什么不收分文?是义演吗?明明死在眼前还义演什么?

更不可解的是,他暴死前一分钟还在叫着“我的蛋!我的蛋!”难道他不知道他会死吗?这蛋究竟是什么?是真蛋还是假蛋?

再说那个神秘的白脸长子,他是真正路过围观的观众,还是事先约好和魔术师唱双簧的人?或者是素不相识的另一个爱管闲事、好出风头的江湖魔术师?

他的“鸡蛋变鸽”是临时的即兴之作,还是早有准备的一场表演?如果是后者,那目的是什么?

魔术师之死究竟和他有无关系?他跑什么?为什么一眨眼就不见了?他现在哪里?

上述种种,均是举步探案的重大疑点和线索,是分析案情的第一把钥匙。

不过,以他的经验判断,他觉得这不是个简单的毙尸案。魔术师死前,很可能不知道自己胃里有毒,这就是说,不是自杀而是他杀;白脸长子与死者之间,不可能是毫无联系;“鸡蛋变鸽”里定有文章。至于那个飞行集会式的现场表演,很可能是一台精心设计

的“戏”呢！

任何疑案，总是看似无头却有头。抓住这几个线头去顺藤摸瓜，一定能摸到案情的实质，拆穿这个“魔术”。

正当他重新点起一支烟，准备深层次地理一理这几个线头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下半夜还来电话，一定不是好事。

他拿起话筒：“喂。”

“吴亮同志吗？”

“是的。你哪里？”

“我是海滨分局刑侦大队。”

“什么事？”

“刚接到东华船厂保卫科打来的电话，那个白脸长子被他们抓到了，现正关押在他们厂里，你看怎么办？”

吴亮一听顿时振奋。太好了，抓住了白脸长子，就抓住了一条最主要的线索。有了人证，就一切都好办了。他大声喊道：“请告诉他们，我马上去！”

他抓起衣架上的制服，边穿边走。下了楼，来到停车坪，一头钻进北京吉普，就驶出了公安局大门。

风很大。他摇起了挡风玻璃。

出了市区，汽车驰上了一条海滨公路。路两边排列着茂密的椰子树和芒果树。透过树干，能看见海上涌起的雪白的浪涛。浪涛冲撞着岩石，像成群的白熊在沙滩上打滚。

前面数公里处，有一片灯光越来越明显，像一盘璀璨的宝珠，那就是东华船厂，我国南方最大的中外合资造船企业。

船厂的大门是个具有中国古典风格的三拱形牌楼门，雄伟气派。这时的三个入口都被铁栅栏挡住了，门洞上边的灯放着昏朦、幽暗的光。

吴亮把车开到栅栏前，正要按响喇叭，黑影里早有两个人走了

拢来。吴亮一看，原来是海滨分局刑侦大队的施大队长和船厂保卫科的裘干事。

“吴亮同志，不好了！”施大队长的第一句话就像报丧似的。

“出了什么事？”

裘干事抢着说：“白脸长子跑了！”

吴亮的头顶像被人一击：“怎么跑的？”

“他砸破窗户跑的！”

“跑了多久了？”

“刚刚一阵儿。”

“朝哪个方向跑的？”

“海滩那边。”

“你们王科长呢？”

“和大伙一起追去了。”

“走，我们也去！”

小裘钻进车来，和吴亮并排坐下。吴亮一踏油门，首先冲出了厂区。

施大队长乘摩托在后面跟上。

“小裘，”吴亮看了他一眼，问道：“你说说，你们是如何抓到白脸长子的？”

“事情是这样的……”

裘干事讲起了事情的经过。

十一点半左右，守门卫的青工小聂骑着单车来接零点班，在半路上碰见正下班回家的保卫科王科长。

“王科长，才下班呀？”门卫历来属保卫科管，小聂去年因工伤砸坏了左臂，调整工作时，是王科长帮忙把他调到门卫来的，所以他对王科长十分尊敬和热情，在路上碰了总是主动打招呼。

王科长下了车：“小聂，来得好，我的烟盒空了，给我支烟抽

抽。”

小聂乐哈哈答道：“科长，你真是碰上时候了！你是不是有神机妙算？”

“怎么，你也空了？”

“哪里，你看这个！”小聂从口袋里喇地掏出一个黄闪闪的精装烟盒，在王科长面前晃了晃。

“喝，希尔顿，你小子也抽起外国烟来了，发了财啦？”

小聂用小指指甲挑开封口，取了一支递给王科长，自己也咬了一支，神秘地说：“我这半残废哪能发到财？朋友给送的。”

“这么好的朋友？”

“你猜猜，我今晚干什么来？”他用汽油打火机给科长把烟点着，然后点上自己的，深深地吸了一口，望着王科长。

“干什么来？”王科长笑道，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八成是去了舞厅。”

“哎哟，你真神！”小聂乐道。“我刚从红玫瑰舞厅出来。若不是要接班，我还会在那里泡着哩！”

“哦，我晓得了，”王科长看着手里的烟说，“这希尔顿，是你的女朋友给你买的！”

“正是，嘻嘻！”

“多开明的女孩子！”

“她说，这是送给我的‘戒烟礼’，最后抽一包洋的，以后就不准抽了！”

“哟，原来是以奖代罚。你这未来的娇妻呀，将来一定厉害，你得赶快买副海绵护膝，不然下起跪来可够苦罗！”

“我发誓，以后再不抽烟了。”

“那从现在开始！”

小聂掏出烟盒啪地放到王科长掌心里：“送给你！”

王科长笑着推让：“不要不要，我哪能夺人所好呢？”

“干你们这行的，就得多抽烟。哎，科长，今晚在红玫瑰舞厅，我发现一个情况。”

“什么情况？”王科长正色起来，把烟盒放进了口袋。

“你们不是在追查那个玩魔术的白脸长子吗？”

“是呀！”

“我在舞厅看见了他。”

“真的？”王科长一把抓住他的肩膀，摇了摇，“你看清了，真是他？”

“那天在广场看魔术，我也在场，我哪能看错？穿的衣服都和那天一模一样。”

“他还在不在？”

“应该在。”小聂说，“我们出来时他正搂着一个长腿姑娘跳得起劲。”

“好，你快去接班，我去看看！”

“这样，”裘干事说，“我们科长就把白脸长子给抓来了。”

“抓来后，你们审问过他吗？”吴亮问。

“审问过，可他顽固，只字不吐。”

“连名字也不说？”

“不说。”

“那就是说，他根本就没开过口？”

“对。是个奸滑的家伙！”

“审问时他表情怎么样？”

“平静。无所谓。”

“一点不紧张？”

“看不出紧张来。”

“于是，你们就打电话报告分局？”

“是。”